

無懼黑暴仗義執言 路見不平挺身而出

鄭家生勸港青感恩知足 目光要放遠

夢想二字令人浮想聯翩，對於人的一生何其重要，但現代人恐怕很難想像，不同時代的人，未必有條件或心思去琢磨什麼夢想。日子溫飽，養活一家老小，便是生活的全部意義。對於在清貧的大家庭中長大的鄭家生來說，成為一個演員，並非什麼夢想的職業，他自言：成功不是塑造了什麼角色，而是守衛好了自己的一個家。

本是默默為家庭經營一生的低調演員、武術指導，去年卻因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發生黑暴事件現場，挺身而出保護途經的人受到額外的關注，鄭家生回憶起那一瞬間發生的事情，並沒有後悔，指這是普通市民應該有的社會責任，共同守護好香港這個家。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出生在一個龐大的潮州家庭，鄭家生有一個有九兄弟姐妹的大家庭中長大，家裏人多，家境也不算特別好，「一家人圍在一起，吃飯的時候只要筷子落得慢一步就什麼都沒了！」他笑着描述，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鄭家生在生活的高壓下自然無法衍生出什麼有夢想的東西，餬口彷彿就是日子的全部。

公眾人物更應發出正義之聲

去年年中，當示威事件逐漸升級時，警方與示威人群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爆發衝突。事後，逾200個示威者包圍商場詢問處，抗議保安協助防暴警進駐商場，「當時我做完運動經過，見到一群人包圍着幾個工作人員，」鄭家生說，「幾個工作人員都是女孩子，嚇得躲起來了。」鄭家生即向前出言阻止，「這麼一大班人圍着幾個人，他們到底在幹什麼？」他覺得社會事件如此，已經超越了合理的範疇，「不管你有什麼訴求都好，敬老扶幼都是很淺顯的道理，他們用暴力欺人，絕對不能容忍。」

潮州人鄭家生，骨子裏流的亦是仗義執言的血，事後回憶當日情景，他反而更堅定地認為不需要害怕被起底，因為「沒有做錯事不用害怕」。他更認為，若是身為公眾人物，更加應該挺身發言，這樣的社會才有正義的聲音。

事實上，在屋邨長大的鄭家生，一度認為警察並非都是好人，「小的時候無所事事到處玩嘛，經常有警察看你順眼，踢你幾腳什麼的，很正常。」但他自認現在的警察都「斯文得不得了」，「無論什麼時候都要去接受別人的改變，警察的變化很大。」在社會事件的反映下，他完全理解警察的作為，「你不去打人、放火，警察有可能莫名其妙打你、拘捕你嗎？」此外，鄭家生亦非常支持香港國安法的實



■鄭家生(右)在《殺手》中飾演了一勇，也是親身去打。視頻截圖

施，他甚至覺得執行的力度不夠「辣」，希望香港在強大的制約下平伏黑暴之亂。

內地發展的高速讓人驚歎

近年來內地的影視業猶如萬丈高樓平地起，鄭家生回憶多年前去內地拍戲，「坐車的時候路都是不平的。」現如今再去，則有感無論是工作還是環境，其發展的高速都讓人驚歎不已。

「很多年前我們去廣東清遠的一處人家，那家人明明有五口人，但總是只看到四個出現。」鄭家生說，「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們家後面有一口缸，永遠都有一個人蹲在裏面。」原來，這家人因為清貧，連完好的褲子也不足夠，沒有褲子可穿的那個家人，便要暫時躲在水缸裏避不見客。他回憶起內地當時的貧苦，再與現在一相比，覺得中國人「很厲害」，「泱泱大國令十幾億人得到溫飽，並非易事。」

「我不理解現在有的年輕人去排斥內地，」鄭家生強調看見發展才是正確的眼光，「很多人在國外甚至覺得內地還是很保守，還是破破爛爛，不知道他們已經高樓林立，發展迅速。」他認為年輕人應當具備眺望的目光，並且懂得感恩與滿足。



■鄭家生表示，絕對不能容忍暴力欺人。



■鄭家生曾經演過警察角色。



■古裝角色的文戲曾讓他甚是困擾。



■他認為，身為公眾人物更應該挺身為正義發聲。

被生活推向幕前 窮其一生守護家

十一二歲時，模樣還是小孩子一般的鄭家生加入舅舅的戲班，成為一名「小兵」，成天在戲台上跑來跑去，「當時完全不覺得好玩，就知道這樣做可以賺錢。」他說。誰都知道知識可以改變命運，但是鄭家生甚至沒有接收知識的機會，便早早地被生活推上了戲台，再逐漸在命運的大手擺弄下推去了熒幕前。

初初進入邵氏的時候，鄭家生並沒有在幕前表演的機會，而是憑着自小練就的一身手腳成為了一名武指，同時做一些替身的工作。「受傷是很平常的事情，」他一邊比劃一邊回憶，「從七層樓的高度直接跳下去，沒有『威地』，保護措施也非常有限。」那個時期，正是功夫、動作片的黃金時代，鄭家生一面樂於「工時」的增加、收入的漸豐，一面也要應付高強度的體能輸出。年輕時候大多無所畏懼，他回憶有一次從高處自行跳到行駛的貨車中，險些將臉直接撞到膝蓋，幸而自小的基礎功都揉在了肌肉的記憶中，才得以避過一劫，「但是落下病根是不能避免的，現在的腰傷都是當時的後遺症。」他說。

做替身，也自己「打」，從年輕時代到現在，沒有什麼需要假手於人，「最近的《殺手》，也是親身去打，今年已經60多歲了。」他笑着說。

簽約無綫電視後的他，由於頗有辨識度的長相，多了些在幕前演出「惡人」的機會，相比起動作打鬥的辛苦，文戲更讓他覺得甚是困擾。「記台詞很吃力，」他笑道，「尤其是一些古裝的角色，譬如當初要演出閻羅王，講的完全不是人話。」不過，鄭家生覺得最困難並不是冗長的那些台詞，「越長越會花時間去記，」他覺得從業的態度決定表現，「最容易出錯是你以為沒難度那些，不去準備，那通常一上就『死』了。」

做演員這件事雖然談不上是什麼夢想，但對鄭家生來說，「開工」就等於有能力養家餬口，就足以令自己有強烈的動力去奮鬥，「當時就只希望能夠達到TVB的出鏡標準，以及可以『加班』。」在鼎盛時期，他開工的頻率有多高，自己也記不清了，「只記得當時凌晨三點收工，清晨六點再繼續開工。」做什麼角色，有沒有對白，對鄭家生來說，一點都不重要，唯一的信仰便是「養妻活兒」。

功夫從來不負有心人，勤勞且沒有雜念的鄭家生早早便將生活鋪展得井井有條，如今他與太太處於半退休狀態，有工便開，閒來在家弄鳥，自覺一生「非常知足」。

驚訝香港有些年輕人那麼殘忍

楊玉梅：國安法能止暴制亂 不會失自由

香港國安法已經實施，儘管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千方百計抹黑中央政府設立香港國安法是剝奪了港人的自由，用一些條例制裁香港，但也無法嚇倒中央政府及香港政府，亦無損大部分香港人對國家的信任，許多香港人支持以香港國安法止暴制亂，還香港一個安定繁榮的社會。就讓土生土長的藝人楊玉梅告訴你們她的想法：「過去一年動亂太恐怖了，我非常之支持香港國安法，不會驚國安法令我失去自由。」

楊玉梅早前曾經聯署簽名支持設立香港國安法，對於一些市民錯誤認為香港國安法訂立後會容易觸犯法例及失去某些自由，楊玉梅謂：「我不覺得，這純粹我個人意見，未必一定對，也未必一定不對，以我理解香港國安法是非常之好，我非常之支持。近一年多香港太亂了，自己做了那麼多年人，未見過香港亂成這樣，是好驚，驚到覺得現在的年輕人竟會這樣暴力。光罵政府又不反省自己的不足，可以抗議，但為何要打爛香港，總之不應破壞，搞出人命，香港好慘。」

她又補充道：「見到有人被燒爛成身，他講錯了什麼？可否倒轉想，那個人是自己的爸爸或媽媽，又會如何？有人不停打人，後生的拿着張椅不停打，我真的看到

哭了，為何香港的年輕人，所謂未來棟樑那麼殘忍，雖然有時婆婆公公行為會無賴一點，講話未必啱你聽，但也不應郁手打人，打人就是你不對，這樣好令人心痛。好在我結婚生仔，很多朋友也說『好在我不生，真的不知怎樣去教，去跟下一代相處』，但未來社會是這一代年輕人的。」

楊玉梅相信，每個人都會有不滿意的時候，政府也並不是每件事都做得完美，但用暴力行為處事傷害別人就更加不對，「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意見，當其他人的意見不是你的意見就打人，去罵人，這又是否自由，你可以有自由？別人為何又沒有自由呢？像去遊行來說，正規無暴力的，反映自己意見是可以的，但出到來就打爛人的舖頭不讓人做生意，小朋友不放過，老人家又不放過，大肚婆經過被噴到塊面黑晒。然後就鬧，用遮擋，遮擋住打人，見不到樣就當無件事，我覺得這個世界好恐怖、好驚好恐懼，因為我不知我出到街會講錯些什麼，或者我拿着個相機，你又以為我影你相咪死？以前無這些事發



■楊玉梅譴責傷害他人的暴力行為。



■楊玉梅認為國安法會保護香港。



■楊玉梅(右三)熱心公益常與義工團隊派防疫用品給屯門區長者。微博圖片

由，來香港住過之後，也寧願留在香港居住不想回原居地。」

楊玉梅指一位意大利朋友說，當地所住的是一間木屋，單是晚上去洗手間，沖廁水聲太大傳到隔離屋，對方已經可以告你，說這就是人權國家。「起碼香港人起身廁夜尿沖廁不會驚有這事發生，又像香港醫療這麼好，但歐美地方，是年老一點也不去醫治，在這次疫情下就看得好清楚，70多歲也是人命來的，怎可以不去醫，香港無論怎樣狀況也可以有得醫，就是因為安心。我現在明白好多有錢的朋友為何也回流返香港住，他們在美、加、澳洲都住過，卻覺得香港醫療非常好，但這也是聽朋友分享，尤其是現在疫情嚴峻，很多朋友也飛回來香港，原因是覺得香港安全，否則就留在當地